

## 談南宋陳淳對後世的影響

李蕙如\*

### 摘要

從朱熹與諸門人談論資料來看，載於《朱子語類》卷一一三至一二一「訓門人」一類中，其中有三十四條為訓陳淳，較其他門人為多。<sup>1</sup>而位列《宋史·道學傳》的陳淳（1159–1223），身為朱子高弟，學者稱北溪先生，嘗與朱門黃榦（1152–1221）、蔡元定（1135–1198）、輔廣（1208）等諸儒共享聲譽<sup>2</sup>。著有《北溪字義》，書中將新儒家義理思想的系統加以整理分析，並綜合重建出其理學重要條目。本書不但「是一部朱子思想的最佳結晶，也是新儒家哲學名辭的最佳詮釋」<sup>3</sup>，其中心思想「基本上不外是對宋代理學概念以及朱子的重要思想闡述、解說或深層地加以推衍發揮」<sup>4</sup>，並流傳至韓國、日本。因此，本文欲探討的課題是：南宋以至明清時期，在思想史上，時人諸賢是如何評價陳淳？又，陳淳其人與其書《北溪字義》影響了哪些人的思想？或是潛行在其意識下，因而造成哪些批評？筆者欲將陳淳放置整個思想史的脈絡之中，綜觀其影響與發展。此外，對於海外的影響亦不容忽視，在此也一併說明，以求更為宏觀的視野。

關鍵字 陳淳 北溪字義 朱熹

### 一、歷代評價與影響

陳淳的思想，在南宋時即受到人們的重視，其著作亦受到高度評價。元代時陳淳有「當為朱門第一人」之稱<sup>5</sup>，其著作「篇篇探心法之淵源，字字究性學之蘊奧」<sup>6</sup>。明代時，其著作《北溪字義》多次被翻刻，並且在欽定頒行作為朱子學集成的《性理大全》中，不但收錄了《北溪字義》達五成以上，而且也受到編纂方式的影響。清代該書印制更頻，評價也高。至於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在一定意義上也受其影響。以下則依照時代順序，將歷代對於陳淳的評價做一大致敘述，並加以說明探討。

#### （一）南宋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sup>1</sup>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117，第24-57各條。此外，陳淳所錄語，逾六百條，較大半門人所錄者為多。

<sup>2</sup> 關於黃榦、蔡元定及輔廣三人資料可參看《宋元學案》卷63〈勉齋學案〉、卷62〈西山蔡氏學案〉、卷64〈潛庵學案〉。

<sup>3</sup> 陳榮捷著，萬先法譯：〈陳淳北溪字義英譯本：導言〉，《哲學與文化》第14卷第5期（1987年5月），頁32。

<sup>4</sup> 余崇生：〈陳淳北溪字義刊本七種〉，《鵝湖月刊》第19卷第2期（1993年8月），頁42。

<sup>5</sup> [元]陳櫟：《定宇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印行，1971年），卷8，頁1。

<sup>6</sup> 《北溪大全集·序》，頁1。



陳淳為漳州人，由於漳、泉毗鄰，陳淳往來泉州頻繁，因此，在泉州有不少人師事陳淳。所以，陳淳門人，也以泉州為多。嘉定丁丑（1217），陳淳從臨安（今杭州）、嚴州（今建德）歸來，更是聲譽鶴起。當時泉州，還有心慕朱子之學的宿儒蔡和，其人年事已高，常以書請質於朱子，後來成為陳淳的重要講友。根據明萬曆《泉州府志》<sup>7</sup>中記載：

先是，郡士專經者泥章句，業文者竟浮華，析理者駕玄虛。自文公導其源，白石、北溪浚其流，條理明備，講論平實。由是，關、洛、考亭之書，家誦人習。

由此可看出陳淳、蔡和兩人的努力，盡而使泉州文風、學風產生重要變化。

朱熹對陳淳的提問評價很高，經常在門人之間稱讚「漳州陳淳會問」，尤其是朱熹批判當時學弊，曾指出：「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窮其本。」但對於陳淳卻稱讚「安卿思得義理甚精」，並且能夠注重大本，因此，與其他門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陳淳站在崇朱抑陸的立場上，對陸學的源流、本質、危害等方面，發表自己的看法，從而更加擴大了朱子學的影響。以下則列舉南宋當時學者對於陳淳的評價如下：

### 1.陳宓

直秘閣陳宓（1171－1230），字師復，號復齋先生。對於陳淳其人其書有如下說法：

臨漳北溪陳君淳，從文公先生二十餘年，得於親炙，退加研泳，合周、程、張、朱之論而為此書，凡二十有五門，抉擇精確，貫串浹洽，吾黨下學工夫已到，得此書而玩味焉，則上達由斯而進矣。

上述所引用的陳宓這段話，可將陳淳貢獻歸結為以下幾點：

- (1)《北溪字義》一書乃陳淳從學於朱子的結晶。
- (2)該書準確而精煉地集合周敦頤、程頤、張載、朱熹的重要理學範疇而成，可謂集理學大成之重要著作，使讀者得以融會貫通。
- (3)若是下學工夫已成，則研讀該書可進達上學之道。

無庸諱言，陳宓對於陳淳親炙朱子，並能涵養己身，完成博採理學家重要諸說的《北溪字義》予以肯定。

### 2.顏頤仲

南宋學者顏頤仲，字景正，漳州龍溪人，生卒不詳。他曾在嘉熙己亥（1239）年，囑陳淳門人黃必昌將《北溪字義》的每一小段纂以小目，重刊於漕廩精舍。並將該書視為窮理的利器，他說：

《字義》中載文公之言，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觸之，便成兩片，然則此所謂《字義》者，亦學者窮理之利刃也歟！

這一評價可看出顏頤仲對陳淳《北溪字義》的肯定。

### 3.李昴英

李昴英（1201－1257），字俊明，號文溪，番禺（今廣州）人。淳祐初年官至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致仕。他在《題諸葛玆北溪中庸大學序》中說：

《大學》、《中庸》之微旨，朱夫子發揮備矣。北溪翁從之游久，以所得鳴漳泉間。泉之士有志

<sup>7</sup> 《泉州府志》，卷 17，明萬曆本。



者，相率延之往教。翁指畫口授，不求工於文采，務切當於義理。諸生隨所聞，筆之成帙。……廣其傳梓，嘉其後學，共使之由北溪之流，溯紫陽之源，而窺聖涯。不徒口舌，且必用力於實踐，則約希聖希賢工夫，可循循而詣矣。

以上這段是針對陳淳的《大學中庸口義》而發。陳淳從朱子游並有所得，以《中庸》、《大學》微旨教導後學，並且加以實踐。後學可以通過北溪之流，並上溯朱子的思想學說，以達到聖賢境地。

除了上述提及的南宋學者之外，當時，陳淳以其對朱子思想的深刻理解和後期頻繁的講學活動，在閩浙一帶培養一批朱子學者，形成了以陳淳為首的朱子學流派，勢力也逐漸形成中。其中，仙游陳光祖為官在外，不但讓其子陳沂從學於陳淳，並多次邀請陳淳講學於其家鄉的書院。陳沂最終成為陳淳最重要的門人之一。然而，歷史上注重儒家道統，而黃榦又被視為朱子之正統，因此陳淳一系被稱為「紫陽別宗」，學術史上稱為北溪學派。

## (二) 元代

陳淳著作在元代廣為流傳，其思想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對陳淳思想卻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評價傾向，其中有貶者，如吳澄、袁誠夫；褒者如陳櫟、趙汸、王懷翁。以下則以諸位學者的年代先後為序排列，首先，一一陳述他們對於陳淳的評驚，最後再將正反二方面的意見做一比較、總結。

### 1. 吳澄

宋元之際的吳澄（1243—1313）為朱熹的四傳門人<sup>8</sup>，他曾指出：

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卻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果如陸子靜所言矣。今學者當以尊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虞集《吳公行狀》）

吳澄雖「以紹朱子之統自任」（道園學古錄，卷 44），然又曾師事以「和會朱陸」為學術宗旨的程若庸，因而學者認為其思想是朱陸兼宗，甚至是宗陸背朱。然而，不可諱言的，吳澄對於朱子本人的學問非常推崇。但是，他對朱子後學的評價卻不高。雖然在《吳文正集·古學權輿序》中曾對陳淳著作表示肯定：

視陳淳安卿五字句，禮詩尤馴雅，並取朱子所釋弟子職及一二蒙訓通作一編，其文易誦，其事易行，真古學之權輿矣夫。（《吳文正公集》，卷 21，頁 8。）

然而，他亦認為北溪陳淳與雙峰饒魯，皆專注於訓詁講說，不注重尊德性工夫，因此與他們自身所反對的記誦詞章之俗學也相差無幾。對此，他曾說：

看道理須是涵養，若此心不得其正，如何看得出？

此心不定如野馬，如何做得工夫！（宋元學案·雙峰學案）

其實，陳淳有知行並重的思想，饒魯亦重視心性的修養。吳澄對陳淳和饒魯的評價，並不十分允當。<sup>9</sup>

<sup>8</sup> 景定五年（1264）秋，時當吳澄十六歲，隨祖父赴郡城應鄉試，於臨汝書院會見程若庸，此後常往來程氏門下。程若庸，字逢源，號徽庵、勿齋，安徽休寧人，從饒魯研習朱子學。程若庸之師饒魯，字伯輿，一字仲元，號雙峰，江西餘干人，為黃榦的高弟，朱熹的再傳弟子。因此，綜上所述，可知吳澄的師承關係為「朱熹—黃榦—饒魯—程若庸—吳澄」，故吳澄為朱熹的四傳門人。相關資料見劉怡君：《吳澄道德真經註研究—兼論理學與老學的交涉》中第二章〈吳澄生平、著作與學術性格〉，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12 月。

<sup>9</sup> 清代李紱推崇吳澄為一代大儒，並於《陸子學譜》中言：「吳正文公此傳，引用公元、亨、利、貞之說，意在於尊朱，其實此特弱冠之說，不足以定文正公之學。必如晚年所作〈尊德性道問學齋記〉，乃足窺公所學之歸宿，確在於陸子。而鑽研文義之學，則皆公所深悔，謂為『墮此窠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



## 2. 陳櫟

陳櫟（1252—1334），字壽翁，徽之休寧人。精通經史，是元代著名經學家。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陳櫟對朱子學研究頗深，著作《四書發明》為明代官修《四書大全》的重要參考著作。陳櫟對陳淳及其思想的看法，與吳澄有明顯的不同。

首先，針對陳淳其人，陳櫟曾將之與朱子門人黃榦、李方子做一番比較。他指出：

陳安卿當為朱門第一人，看道理不差，其文字純正明暢，黃直卿、李方子多有差處。（《定宇集》卷8，頁271。）

除了對陳淳文字純正予以肯定外，陳櫟推重陳淳的理論觀點既發展了朱子學，又不違背朱子思想的基本精神，至於黃榦、李方子則略遜一籌。

其次，針對陳淳著作《北溪字義》，陳櫟亦十分讚賞。他認為《北溪字義》一書因其較小的篇幅和精透的分析，是初學性理之學者最好的教材，其精到的地方，即使是八十老翁，老師宿儒，也都無法輕視。<sup>10</sup>此外，他又將程若庸所增廣的《性理字訓》和《北溪字義》做了比較。他認為，雖然《增廣字訓》作為理學的啟蒙教材而著名於世，然而，陳淳的《北溪字義》其實更具優點。陳櫟說：

程公若庸……於朱學甚用功，近年吾邑前輩之可心服者，此其尤也。《增廣字訓》一書，乃因程端蒙之《字訓》而克之，亦甚好會聚前輩之議論，而間出己意以折衷之。但以之啟蒙後進，則不如《字義》之活而易看。

文中認為《北溪字義》「活」，主要是指陳淳不僅引證先儒議論，同時將它們相互貫穿，互相比較及分析彼此的異同。並用簡潔平實的文字，而使之「易看」。綜上所述，可知陳櫟對於陳淳其人其書的高度評價。

## 3. 趙汎

趙汎（1319—1369），字子常，徽之休寧人，是元代宗程朱理學的重要學者。他對於陳淳《北溪字義》有以下的定位：

陳先生《性理字義》，取先儒周、程、張、朱精思妙契之旨推而演之，蓋為初學者設。然欲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遺，使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之理釋然於中，則惟深潛涵泳，不疾不徐，以俟其一旦之通暢可也。揣摩比較，雖若得其皮膚，終非實見稱。（《東山存稿》卷3〈答汪德懋性理字義疑問書〉）

綜合上述可知，趙汎認為陳淳的《北溪字義》基本精神取自周、程、張、朱的精思妙契之旨，且有自我闡發之處。而且，若要將理學內涵融通，必須對該書進行深入探討研究，評價亦高。

## 4. 袁誠夫

袁誠夫，生卒不詳，只知是與趙汎為同時期的學者，從學於吳澄。袁誠夫與趙汎有書信往來，然而意見相左。誠夫不但對於朱子思想有所批評，對朱子門人後學更頗多微詞，他認為「雖朱子不能不微有此失，所以專守其說者又加甚焉。」但趙汎不贊成這些看法。他指出：

者也。」以上引文見〔清〕李紱：《陸子學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續修四庫全書》，冊950）關於吳澄會通朱陸問題，可參考劉怡君：《吳澄道德真經註研究—兼論理學與老學的交涉》，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12月，頁50-55。

<sup>10</sup> 陳櫟：《定宇集》卷7，〈問西山讀書記、北溪字義、勿齋字訓三書孰為尤精〉，景印四庫全書本，冊1205，頁241。



汎於先正大儒所造，智不足以及之，不敢輒揆所聞立議，以取侏儒觀場之消。竊謂先生學於吾文正公，而文公則於朱陸二氏之學互有發明者。（《東山存稿》卷3〈與袁誠夫先生論四書目錄疑義書〉）

在元代，和合朱陸的學者不少，但趙汎並不人云亦云，他根據自己的學識，篤信朱子學，指出袁誠夫從學於吳澄，然吳澄之學兼宗朱陸，因此看法有欠公允，也間接批駁誠夫意見。

## 5.王懷翁

王懷翁，字舜玉，生卒不詳，為元代漳州路儒學教授。他對陳淳的思想亦給予高度評價，由於追溯了道統的傳衍，因而把程朱視為孟子之後的儒學正宗。此外，在朱子眾多的門人中，懷翁又對陳淳在漳南傳播朱子學的重要貢獻加以肯定。並稱讚陳淳從學於朱子前，學術已初具規模，學問爐火純青。除了對其人傳播朱子學貢獻予以肯定之外，對於陳淳著作亦有高度評價。他稱《北溪字義》「篇篇探心法之淵源，字字究性學之蘊奧」<sup>11</sup>，而可以與儒學中的經典媲美。同時再次強調陳淳在弘揚朱子學中的重要地位，高度讚揚了陳淳的學術貢獻。他甚至指出：

讀先生之文，當如菽粟布帛，可以濟乎人之饑寒。苟律以古文馳驟，連篇累牘，風形月狀，能切日用乎否？

對此說法，《四庫全書總目·北溪大全集摘要》中載：

淳於朱門弟子之中，最為篤實，故發為文章，亦多質樸真摯，無所修飾。……（王懷翁此說）是雖矯枉過直之詞，要之，儒家實有此一派，不能廢也。

平心而論，王懷翁指陳淳的思想有如衣食不可或缺、濟人饑寒，這種評價有些過於拔高。但是對於使後世學者注意陳淳羽翼之功確實是應該給予肯定，而不能廢除的。

就時代大勢來看，朱子學仍為元代天下學術主導，然而，朱學發展至元代，出現了訓詁化的弊病，逐漸喪失朱熹原本的道問學精神。因此，有些學者攝取陸九淵的學說，力圖會通朱陸，或是宗陸背朱。由於宗主的學派不同，因此對於陳淳的評價也呈現二端：其一，貶者如吳澄、袁誠夫。後者從學於前者，故受前者影響頗深。基本上，吳澄對於朱子本身學問是持肯定態度，他所針對的是陳淳書中的訓詁方式而批評。袁誠夫則進一步地認為朱子本身亦有所缺失，而後學專守此說者又更加嚴重。其一為褒者，如陳櫟、趙汎、王懷翁三人。總的來說，可分為對陳淳其人其書的贊賞。三人皆對陳淳傳播朱子學的不遺餘力給予肯定，並對《北溪字義》一書行文質樸，探究心法予以高度評價。筆者以為，陳淳使朱子道學大明天下，羽翼之功確實不容忽視。其書雖名為《字義》，卻是以訓詁之形式為名，實則進行理學探討而有自己發明，因此吳澄之說有欠公允，至於王懷翁之說卻過於拔高。因此，綜合兩派之說，而給予陳淳正面而適當的評價才是。

## （三）明代

明代初年，程朱理學受到官方重視，被定為明朝官學。陳淳的《北溪字義》的思想內涵與內容編排等方面也影響了《性理大全》一書<sup>12</sup>。明代中期，朱子學仍居重要地位，因此，陳淳的作品也

<sup>11</sup> 《北溪大全集·序》。

<sup>12</sup> 永樂十二年（1414），明成祖命編纂《性理大全》、《四書大全》、《五經大全》，以欽定的方式全面展現理學的思想理論。其中，《性理大全》共七十卷，前二十五卷為宋儒作品，有《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皇極經世書》、《易學啟蒙》、《家禮》、《律呂新書》、《洪範皇極內篇》等，二十六至三十七卷分述理氣、鬼神、性理三大方面的內容，最後則有道統、諸儒、學、諸子、歷代、君道、治道、詩與文等。張加才曾將《性理大全》與陳淳《北溪字義》兩書做一比較，認為《北溪字義》對該書的影響主要有三大部分：

一再地被翻刻。大體而言，明代時朱子學的興盛也造成陳淳著作的流傳，時賢對於他的《北溪字義》也都給予極高的評價，以下則分別述之：

#### 1.周孟中

周孟中（1437－1502），年六十六。字時可，號葦庵，廬陵人。成化五年進士，累遷廣東布政使。其學本於主敬，字號畏齋，有《畏齋集》。弘治庚戌（1490）二月，周孟中任福建提學，他在《重刊北溪陳先生文集序》中指出，朱熹思想開闢了通達孔子思想寶庫的道路，而陳淳的性理學說，又是達於朱熹的途徑。朱熹傳二程的學說，使聖賢之道大明於天下；陳淳傳朱熹之學，又使先賢之道更加發揚光大。因此肯定陳淳傳播朱子之學的貢獻。

#### 2.胡榮

胡榮，字希仁，江西人。景泰五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天順中陞廣東提學僉事，仕終浙江參政。弘治庚戌（1490）三月，胡榮對《北溪字義》的再版也給予充分的肯定。他說：

閩漳北溪陳君淳，為朱門高弟，下學上達，貫穿本末。所著《字義》上下二卷，凡二十五門，究極根源，推明物理，由一本而萬殊，合萬殊為一本，毫分縷析，脈絡分明。其於性、道、仁義、誠、敬、忠恕等字義，咸確有定論，不為謬說異言所參雜，而道之體用，學之始終，因是而可明也。

除了對其書的肯定外，胡榮對於陳淳作為朱子的重要門人，不但下學上達，還能貫穿本末，在理論上又有極高的造詣，凡此種種皆表示肯定。

#### 3.林同

林同，生平事蹟不詳。身為浙江參政的林同，發起重刊《北溪字義》，他在後序中曾說：

是編剖析詳明，議論精當。有志於聖賢義理之學者，玩味之、服膺之，而融會貫通焉。其於造道成德，豈小補哉！

林同讚《北溪字義》剖析事理詳細明白，議論精確正當。對於有志從事聖賢事業之士，若能仔細玩味、拳拳服膺，必能融會義理，對於造道成德更是助益匪淺。

#### 4.周季麟

周季麟，曾任浙江參政、左都御史等官。生平事蹟不詳。在《北溪字義》再版時，他曾為該書做《跋》，說道：

此北溪陳先生《字義》一帙，采取諸儒訓釋之根於理者，並附以己意，分門為書，誠後學入道之門戶也。

經由周季麟對《北溪字義》的評價，吾人可知，陳淳並非一味採錄聖賢諸說，實際上乃有自己的體會領悟。再者，經由陳淳的分門別類，該書成為後學入道的門戶，適合初學者的閱讀。

#### 5.壽藩

其一為性理之名。因《北溪字義》又名《性理字義》，性理之名由是而起，作為《性理大全》的源頭是不容忽視的。其二是指在內容的編排上，同樣討論了鬼神、命、性、心、情等範疇。其三是在採錄資料方面：《性理大全》大段地引用《北溪字義》原文達五成以上。相關資料見張加才：《詮釋與建構—陳淳與朱子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93-195。

壽藩，生卒不詳，為明代宗室。曾於明正德三年（1508）刊刻《北溪字義》，將該書奉為至寶。他曾對該書有以下評語：

多發前賢之所未發，所以開示人之聰明，克廣人之識量。<sup>13</sup>

壽藩認為，陳淳的《北溪字義》如同從文字的糟粕中，體味義理的精醇。對於開拓視野，有一定的貢獻。此外，他更進一步推崇該書：

每披卷之間，稽考事類，觀其字義之精明切當，詳說反約，如指諸掌，猶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董子所謂「聞見博而知益明」者，予於先生此卷有足證焉。予愛之、重之！<sup>14</sup>

以上這段話將《北溪字義》視為日用人事的指南，由於陳淳闡釋理學觀念的精當妥切，使後學對義理的掌握更加清楚、明確。

## 6.林士章

林士章（1524－1600），字德斐，號璧東，漳浦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一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擢國子監祭酒，累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七。萬曆十三年（1585），林士章在《重刊北溪先生文集序》中指出，「朱子之學非先生無以繼其傳」（《北溪全集》，乾隆陳文芳本），並且從道統的觀念來看，朱子繼承了先聖孔子的嫡統，而陳淳又繼承朱子之嫡統，陳淳就像顏回、孟子，對羽翼聖學有巨大的貢獻，此一評價正面肯定陳淳在朱子學中的特殊地位。

## 7.來知德

來知德（1525－1604），字矣鮮，梁山（今四川）人，為明末重要易學家。曾撰《瞿塘日錄十二卷》，其中，內篇第五中有〈入聖工夫字義〉，體例略如陳淳《北溪字義》，但立說不同，或有受其影響，故特別列出。

以上大體將明代時賢對於陳淳其人其書的評價臚列出來，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列舉的諸賢，多具有官位，或為明朝宗室，或為政府官員，這種特別的現象可視為當時學術風氣影響下的結果。由於明代時，朱子學為官學。因此，大體而言，當時對於陳淳與《北溪字義》的評價皆為褒揚。其著作更被多次翻刻，對於傳播朱子學及本身學問而言，實有助益。其中，最重要的是《北溪字義》一書影響明代《性理大全》的編纂，此外，來知德〈入聖工夫字義〉一文在篇名、體例上也受《北溪字義》影響。綜合上述，陳淳其人其書在明代可說是較諸前代更廣為流傳，影響深遠。

## （四）清代

清順治三年（1646）頒發《科場條例》，仍依明制，將程朱理學對經典的詮釋做為科考的標準。之後，康熙推重朱子學，於是，朱子學地位更為穩固，陳淳的著作也因此一再地被翻刻。其中，在《四庫全書總目摘要》中，介紹清康熙五十六年聖祖仁皇帝御定的《御纂性理精義十二卷》中說：

初，朱子門人陳淳撰《性理字義》，熊剛大又撰《性理群書》。性理之名由是而起。明永樂中遂命胡廣等雜鈔宋儒之語，湊泊成編，名曰《性理大全書》，與五經、四書大同頒於天下，列在學官。……其《性理大全書》尤龐雜割裂，徒以多為貴，無復體裁。我聖祖仁皇帝接唐虞之治統，契孔孟之心傳，原本《六經》，權衡百氏，凡宋儒論著，於其見道之淺深，立言之醇駁，

<sup>13</sup> 《北溪先生字義詳講》（東京：東京中文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

<sup>14</sup> 同前註。



究知微曖，坐照無遺。病胡廣等所編徒博講學之名，不過循聲之舉，支離冗碎，貽誤後來，乃命大學士李光地等刊正其書，復親加釐訂。如蔡沈《洪範數》之類，既斥之以防僭擬，所附詩賦之類，亦削之以戒浮文。其餘諸門，皆精汰嚴收，十分取一。卷帙雖減於前，而義蘊之宏深，別裁之精密，以較原書，可謂「如礦出金」也。

此段文字除了再度肯定《北溪字義》對以「性理」為名的相關書籍的啟發外，也揭示《御纂性理精義十二卷》成書之由，從中也可看出清康熙對陳淳之學的正面評價。在以上基礎的學術氛圍認識後，以下則列舉清代一些重要學者對於陳淳的批評與看法。

### 1.張伯行

張伯行，字孝先，河南儀封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進士。他曾說：

昔孔子之徒三千，而斯道賴以昭著。朱子門下知名之士，如黃（榦）、陳（淳）、蔡（元定）、劉（爚）輩，亦不下數十餘人。故其著述最富，問答最多，而理學因之大明。<sup>15</sup>

此處只是簡單地提到陳淳，並未對他有太多的敘述。

### 2.施元勛

施元勛，生平事蹟不詳。只知他在康熙乙亥（1695）年時，重刊《北溪字義》，並對其推崇備至。他說：

雖不及周、程、張、朱五子全書之廣大闊博，而經書中之要義，如身心性命之端，理義道德之旨，與夫陰陽鬼神之微渺、儒術異流之同異，綱舉目張，條分縷析，遍布周密，發揮無遺。而其為說，又未嘗撰以己意，無分萃周、程、張子之緒言成語，而折衷於所聞之師說，與夫《章句集注》之精意，觸類引伸，貫穿洞達，俾覽者緣流本末了如指掌，燦如列眉。

施元勛將《北溪字義》視為周、二程、張、朱五子思想精神完整準確的表達，評價甚高。此外，認為該書能使讀者了解理學脈絡，而可更加清楚、精確地把握聖賢義理。

### 3.戴嘉禧、顧仲

戴嘉禧、顧仲，生平事蹟不詳。康熙五十三年（1714），戴嘉禧、顧仲等人又另行刊刻了《北溪字義》。前者認為陳淳的《北溪字義》是「所言則太極理氣之源頭，性命道德之宗旨，心學一貫之會歸，陰陽鬼神之通復，異端曲學之流弊。」其內容是對周成張朱思想的融會闡發。後者則認為「則是書也，正為初學植根基，立標的之綱要也。」基本上來說，兩人都對陳淳有正面的評價。

### 4.官獻瑤

官獻瑤，字瑜卿，一字石溪，安溪人，受業於漳浦蔡世遠和桐城方苞，清乾隆四年（1739）進士。他曾在《北溪全集·序言》說：

（陳淳）斷斷焉、審審焉，力排近似亂真之說，於風行詖靡之會，可見先生衛道之艱，不量其力而微、身之孤，冀以息邪距遁，如回狂瀾而障逝川也。<sup>16</sup>

這正是對陳淳拒陸申朱的寫照，也對陳淳力挽狂瀾的精神表示讚賞。

### 5.戴震

<sup>15</sup> 《正誼堂文集續集》卷 12。

<sup>16</sup> 乾隆陳文芳刻本《北溪陳先生全集·官序》。



戴震（1723–1777），字東原，安徽休寧人，為清代重要理學家。著作《孟子字義疏證》應當說是受到《北溪字義》影響的一部重要著作，基本上不出陳淳內容的範圍。該書透過對《孟子》一書的字義疏證，從考據訓詁方面闡釋理、天道、性、才、道、仁義禮智、誠、權等儒家重要範疇，以反對宋以來的儒家之言為宗旨，而進行一縱向的剖析，與陳淳《字義》橫向剖析不同。<sup>17</sup>由陳淳跟戴震的著作相比，雖然其內涵不同，但入手方式相同，可以顯示宋儒與清儒同樣用「釋字義以衍義理」的方式，卻創造出兩種不同的儒學典範，可見語言文字的闡釋工作，也是探究哲學義涵的基礎。

#### 6. 蔡新

蔡新，生卒不詳。曾任經筵講官、吏部尚書。乾隆己亥年（1779），蔡新重刻《陳北溪先生全集》，他說：

先生獨恪守師說，循循於下學上達之功，體備乎德性問學之全。考朱子平生及門半天下，然求其擇精語詳，足以衍斯道之宗傳如先生者，誠不可一二數。其拳拳服膺，視七十子之服孔子，殆無以異。迄今五六百年間，雖道術紛歧，風流銷歇，而吾閩無有顯背朱子，自逞其跛邪之說以簧鼓後進者，則先生衛道之功，為不可沒也。

蔡新以上的這段話是針對陳淳護衛師道而發，他認為陳淳恪守朱子之說，注重下學上達工夫，而且閩中數百年間無人明顯違背朱子之學，實則功不可沒。

#### 7. 劉希周

乾隆癸卯年（1783），劉希周在乾隆陳文芳本的《北溪字義》中說：

其體道之切，衛道之嚴，與夫示人所以造道成德之方，其條理節目，確然有要而不可易，秩然有序而不可紊者，直如出自朱子之口，信乎其為載道之書，足與朱子書相發明也。

劉希周讚揚陳淳體道真切，護衛師道也不遺餘力。此外，《北溪字義》有條不紊，節目分明，而為載道之書，可與朱子之書互相發明其意。

由以上評價可知，受到朱子學地位穩固的影響，陳淳著作廣被翻刻，清代學者對於陳淳的討論也多集中於《北溪字義》上。除了影響康熙年間聖祖仁皇帝御定的《御纂性理精義十二卷》編纂外，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也受到陳淳相當程度的影響。至於評價陳淳其人方面，焦點集中在他護衛師道，排斥陸學上，讚揚其力挽狂瀾之功。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十三、十四世紀，朱子學的影響已不侷限於中土，而及於東亞，但臺灣因仍置身於漢族文化圈之外，不會與聞朱子學，直到十七世紀下半葉，因納入清朝版圖，又適逢清初朱子學的復興，才開始了與朱子學的互動，延續著「道南之傳」的共業，朱子學之傳入臺灣，可以稱為「道東之傳」，雖然其間相距有五、六百年之久。<sup>18</sup>至於陳淳思想是否也在當時傳入臺灣？此問題非筆者能力所及，所涉及問題亦廣，資料尚嫌不足，故先擱置。

## 二、對海外的影響

<sup>17</sup> 戴震以縱向方式剖析理學範疇，如談到「天道」與「道」（人道）這對範疇的研究，除了規定二者的涵義外，亦對各個歷史時期的表現特徵及當時各家的論述加以說明，層層而進，秩序分明。（張立文：《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天道篇〉，臺北：五南出版社，1996年，頁26。）

<sup>18</sup> 相關討論見陳昭瑛：〈道東之傳：清代臺灣書院學規中的朱子學〉，收於楊儒賓編：《朱子學的開展：東亞篇》（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2年），頁66。

針對陳淳對海外的影響，成因（此處針對韓、日兩國而發）可以分為外緣與內因兩方面來加以說明。前者指地理位置與歷史背景兩者，後者則是從國情方面來說的。

首先，中、日、韓三國地理位置接近，因此往來方便，文化交流密切。如元代時，高麗王朝從國王、王儲到官員、學者，都經常往來於兩國之間，中國的儒家經典不斷被傳入，陳淳的《北溪字義》可能是在那時傳入的。日本則很早即與中國有所接觸，南宋時朱子學著作已傳入日本，然《北溪字義》一書則是豐臣秀吉攻打朝鮮才被帶回日本的。

其次，從歷史背景來說，日、韓在當時（宋、元）都是封建社會，處於新、舊政權交替的時代，各種社會矛盾逐步尖銳化，並交織在一起。原本舊有的意識型態發生了問題，因此，陳淳等朱子學派所講究的三綱五常、道德修養的思想，確實對於穩定社會秩序有其作用。更重要的是，就陳淳的思想來說，他繼承朱子的理學觀，並有所發揮開創，是個完整的思想體系，貫穿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等各領域，使整個社會的各個方面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有助於國家社會秩序的穩定與和諧。

最後，在具體國情上，日、韓早有儒、佛文化作為土壤，因此陳淳思想才能順利傳入。至於陳淳對歐美的影響主要是近年的事，由於陳榮捷的推展闡示，使朱子學得以發揚，而有《北溪字義》英譯本產生，陳淳也因此受到歐美學者的認識、研究。以下則依陳淳思想及著作傳入時間排序，按韓國、日本、歐美順序討論。

### （一）韓國

朱子學東傳以前的高麗儒學，乃以詞章之學為主，而與佛教思想並不衝突。朱子學傳入之後，傳統儒學學風已轉移至討論宇宙人性之理學。因此，其理論（特別對人倫之理論）與佛教之理論造成隔閡，終至形成排佛之風。且高麗本為佛教國家，上下陶醉於佛教已深，而斯時積弊已甚。故識者慨之嘆之，而有改革之意，終至付諸行動，而接納朱子之學，此亦朱子學普受韓人喜愛之因，而在明代成為朝鮮王朝的正統學術。<sup>19</sup>

朱子學的影響與傳入，也連帶使的陳淳的著作受到韓國重視。《北溪字義》傳入韓國是元代，當時，朝鮮半島上的高麗與元朝有密切聯繫。在元代延祐元年（1314），高麗忠宣王在元大都購置「萬春堂」書庫，同時，也在江南大量採購圖書。同年七月，元統治者將原宋朝秘書閣所藏書籍，一次贈送給高麗王室 17000 多卷，其中有不少朱子學著作，陳淳《北溪字義》或也在其中。而且，現存的朝鮮翻刻本《北溪字義》與元代底本相同，該書篇幅少，刊刻應該容易得多。而至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高麗王朝重臣李成桂在主張改革的學者和同僚的支持下，廢高麗恭讓王而自登王位，改國號朝鮮。李朝統治朝鮮五百多年，朱子學也因此一直居統治思想的地位，陳淳思想與著作也連帶受到重視。

時至十六世紀，也為朝鮮朱子學發展的高峰時期。對於陳淳的介紹與傳播功勞最大的，可以說是李滉（1501－1570），字景浩，號退溪，有「海東朱子」的尊稱，他不但篤信朱子並且多有創獲<sup>20</sup>。在其撰述的《宋季元明理學通錄》<sup>21</sup>卷二中，專章介紹陳淳。首先，他從《一統志》中摘引了奉彥

<sup>19</sup> 相關討論見（韓）盧仁淑：《朱子家禮與韓國之禮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07。及鄭仁在：〈韓國現代新儒學之形成及其展開〉收於《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韓國與東南亞篇》（臺北：中國文哲所籌備處，2001 年，頁 81-124。）

<sup>20</sup> 李滉曾傾注半生的精力，編纂《朱子書節要》一書，收錄了反映朱子成學過程和思想精髓的 1008 篇書信摘要，被韓國以至日本理學家視為儒家經典的入門書。此外，他還編纂了《退溪集》、《心經釋錄》、《啟蒙傳疑》、《四端七情論》等書，通過對理學各家的吸收、批判和綜合，豐富和發展了朱子學說。相關資料見網站：<http://www.chiculture.net/1801/html/a01/1801a01.html>

<sup>21</sup> 李滉所編的《宋季元明理學通錄》主要將宋末朱熹的重要弟子及元明時期的朱子學者列入〈本集〉，而將陸九淵等與朱子學意見有所分歧的理學家列入〈外集〉。



書院建祠祀朱子，以陳淳配享的史實。其次，接著介紹陳淳生平及學術大旨，而且他在與友人及門人的書信之中，也多次提到陳淳，但褒貶兼有。一方面稱讚他「其學長於辨說，（朱子）門人鮮及之」，因此朱子以吾道得安寧為喜，對陳淳多有稱讚。但是，另一方面，李滉批評陳淳踐履工夫不夠，「惜其局於所長，不屑踐履工夫，正所謂智者過之也。」李滉認為陳淳「其言少餘味」，並且對陳淳在與朱子論學中的表現，也提出了許多批評。李滉曾在與友人書信中批評陳淳：

嘗於講席，（朱）先生覺其有誤處，欲極論以曉之，他便隱其說，以是觀之，其心術隱微之間，病亦不少。<sup>22</sup>

李滉對陳淳的看法可能受到朱子的影響。朱子曾有〈答廖子晦〉，信中認為廖子晦與陳淳在學術上有相同的毛病，即「（陳淳）向來至此，說得既不相合，渠便藏了，更不說著，遂無由與之極論，至今以為恨。」<sup>23</sup>除了對陳淳學問或批評、或讚揚之外，李滉也在十六世紀中後期將不少朱子學著作傳至日本，對於日本朱子學發展及陳淳思想的傳播有所影響。

## （二）日本

前面述及李滉將朱子學著作傳至日本，並對陳淳著作與思想的發揚有一定的貢獻。然推其溯源，朱熹的《四書集注》在德川時期（1600—1867）的前幾個世紀就已經出現，但《北溪字義》直到十六世紀末才傳到日本。時間相當於豐臣秀吉（1536—1589）侵略朝鮮之後，隨其兵敗而帶回來的抄本，即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的朝鮮版本<sup>24</sup>，也就是所謂的元代底本。當然也有大量漢籍是藉由對明貿易而輸入至日本。大體來說，陳淳思想影響日本方面主要集中在《北溪字義》一書。因此，以下的討論也專注於這個部分。

### 1.林羅山

林羅山（1583—1657）是在日本歷史上的一位重要漢學家，他曾按照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朝鮮版的抄本，把《字義》譯成了漢日對照本，譯本在明崇禎元年（1628）發表，崇禎五年（1632）又重版且印刷三次，足見該書在日本閱讀市場的廣大。此外，林羅山並為該書著有《性理字義諺解》<sup>25</sup>。其中認為《北溪字義》一書的內容確能涵蓋南宋新儒家的重要範疇，也能代表其基本思想。尤其是針對朱熹的思想，使下學上達之學相均衡，澈透了體和用。除此之外，林羅山《性理字義諺解》也是日本最早的新儒學文本之一，使認識假名與少量漢字的日人，能有機會了解陳淳對於新儒家的解釋。對此，熊古荔墩（壯年期為1670—1680）在其《性理字義首書》<sup>26</sup>跋語中指出：

《北溪字義》的精義深思，是頗難解讀的。因之林羅山的《字義諺解》在這期間一直很流行，人們從中直接得到了好處，吾亦受益匪淺。

近代日本學者阿部吉雄在《日本朱子學與朝鮮》中則將《北溪字義》視為林羅山學說的中心內容。總言之，林羅山著《性理字義諺解》一書，不但能使德川時期的日人了解與新儒學有關的概念外，還能將從宋至明整個新儒學文獻的內容做一大致介紹，影響頗深。

### 2.松永足五

<sup>22</sup> 賈順先主編：《退溪全書今注今譯》（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756。

<sup>23</sup> 《朱熹集》，頁2201。

<sup>24</sup> 1553年朝鮮本的內容為卷一：命、性、心、情、才、志、意、仁義禮智信、孔門教人求仁、程子論仁、忠孝、忠恕，共十二條目；卷二為誠、敬、恭敬、道、理、德、太極、皇極、中和、中庸、禮樂、經權、鬼神，共十三條目。

<sup>25</sup> 〈性理字義諺解〉存於東京內閣圖書館，有十七世紀手鈔本共五卷、1659年版共八卷。（參考陳榮捷：〈陳淳北溪字義英譯本導言〉，哲學與文化，第14卷第5期，1987年，註95）

<sup>26</sup> 該書即《北溪字義》的注釋本，1670年出版。



松永尺五（1592–1657）是古學學派的學者，曾於明崇禎十三年（1640）發表《彝倫抄》一書，在分類方法上均以《字義》作為典範，也顯現出在德川時期日人認為這種探索哲學思想來源的結構是值得學習的。<sup>27</sup>

### 3.山鹿素行<sup>28</sup>

山鹿素行（1622–1685）為德川時期的兵學者。他於清康熙四年（1665）發表《聖教要錄》，為日本重要的哲學辭典之一。該書有部分編排方式與《北溪字義》相似。其中，卷二、三的條目多見於陳淳《字義》中，列舉如下：

卷二：中、道、理、德、仁、禮、誠、忠恕、敬恭、鬼神、陰陽、五行、天地，共十三條目。

卷三：性、心、意情、志氣思慮、人物之生、易有太極、道原，七條目。

山鹿素行為林羅山的學生，因此，或受其師影響，而間接地接受了陳淳《字義》中的精華。

### 4.伊藤仁齋

伊藤仁齋（1627–1705）是德川時代的儒者，反朱學的性格非常鮮明，但是他的儒學關懷始終繞著朱熹的問題意識而轉。<sup>29</sup>仁齋著有《語孟字義》，透過經典的重新詮釋與儒學思想系統的重新安置，可以發現他眼中的孔孟旨義。仁齋的《語孟字義》可以說是受到《北溪字義》的影響，因為仁齋在完成《語孟字義》的同時，即清康熙二十一（1682）年到二十二（1683）年間也作了一系列關於《北溪字義》的演講。以下則列舉仁齋《語孟字義》二卷的條目：

卷一：天道、天命、道、理、德、仁義禮智、心、性、四端之心、情、才、志、意、良知良能，共十四條目。

卷二：忠信、忠恕、誠、敬、直、學、權、聖賢、君子小人、王霸、鬼神、詩、書、易、春秋、總論四經，共十六條目。

### 5.荻生徂徠<sup>30</sup>

荻生徂徠（1666–1728）是古學派集大成者，著有《弁名》。其條目如下：

卷一：道、德、仁、智、聖、禮、義、孝悌、忠信、恕、誠、恭敬莊慎獨、謙讓遜不伐、勇武剛強毅、清廉不欲、節儉、公正直、中庸和衷、善良，共十九條目。

卷二：元亨利貞、天命帝鬼神、性情才、心志意、思謀慮、理氣人欲、陰陽五行、五常、極、學、文質體用本末、經權、物、君子與小人、王道與霸道，共十五條目。

由以上的條目可以推測，《弁名》受到《北溪字義》編排的影響。然而，更加明顯的根據乃是因為《弁名》中使用一個獨特的典故—「白齋大王」。這個典故原本是陳淳用以嘲諷淫祀所用，因

<sup>27</sup> 相關討論可見《日本思想大系》，卷 28（東京：東京岩波書店，1984 年），頁 505-512。

<sup>28</sup> 關於山鹿素行的相關討論可見劉梅琴：《山鹿素行》（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 年）。

<sup>29</sup> 朱熹的可敬可畏，乃因他雙手撐起了一個性理的形上界，而且普遍地用它解釋了從經典以至政治、歷史等所有的可能的世界。仁齋則可以被視為和朱熹站在同樣的儒學平面上的對照人物，乃因他確立道德的人倫基礎是本質性、終極性的。相關討論可見楊儒賓：〈人倫與天理—伊藤仁齋與朱子的求道歷程〉，收於《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日本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1999 年），頁 87-134。

<sup>30</sup> 其人相關事蹟可見劉梅琴、王祥齡著《荻生徂徠》（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然而該書認為荻生徂徠的思想主要受荀子影響，出入儒、法之間。筆者以為，所受影響不偏於一人，且其著作編排方式與使用語彙確實與《北溪字義》有所相似，是故予以列出。其他相關討論可見王青：《日本近世儒學家荻生徂徠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及陳榮開：〈荻生徂徠的朱子學批判—對丸山說的檢討〉，收於《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日本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1999 年），頁 187-217。



此，對於德川時的日人應該是生疏的，徂徠卻對此一術語嫻熟的使用，就此將陳淳影響性更推進一步。

狄百瑞在《新儒家正統思想與日本德川早期的心性之學》中，提到「十七世紀日本的新儒家思想往往是對明朝思想的重述」。事實上並不只於此，南宋哲學的某些方面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尤其是陳淳的思想哲學方面。歸結以上幾位日本學者的著作，可從中發現陳淳對十七世紀日本新儒學哲學發展的重要影響。尤其是《北溪字義》一書對日本德川早期哲學思辨的框架和內容也有一定的貢獻。此外，該書對於十七世紀興起的哲學辭典產生莫大的影響。如山鹿素行（1622－1685）的《聖教要錄》、伊藤仁齋（1627－1705）的《語孟字義》、荻生徂徠（1666－1728）的《弁名》等等。經由揭示《字義》與這些著作的聯繫，對於了解日人對新儒學的接受及反應，無疑地具有積極意義。並且，仁齋和徂徠幾乎都重覆了陳淳對「道猶路也」的解釋，且都出現在對「道」進行哲學分析的開頭語中，形成對「道」的辭典編纂式的討論。

當然，除了正面積極的影響外，也有些對學者對陳淳的評價並不甚高。如日本儒者山崎闍齋（1618－1682），標榜墨守朱子之言，他曾說過：

學朱子而謬，與朱子共謬也。何遺憾之有？是吾所以信朱子亦述而不作也。<sup>31</sup>

闍齋對朱子的人格十分傾倒，但他對陳淳則不以爲然，曾批評《字義》謂「其書殊無興趣」、「失之於淺陋」。<sup>32</sup>林恕鶴峰（1618－1680）則較爲寬厚，但仍對陳淳有所批評，他認爲陳淳其基本思想淵源於朱熹，卻未能有其個人的思想。<sup>33</sup>其實，《北溪字義》一向被視為理學初學者的入門書，因此，以淺顯、短小篇幅呈現也無可厚非。至於他的思想雖然奠基於程、朱等理學家上，但並非一味抄襲，乃有自己的發明蘊含其中。因此，山崎闍齋與林恕鶴峰的批評並不完全允當。此外，井上哲次郎（1855－1944）在著作《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中，以「文藝復興」來譬喻德川時代學藝興隆的景況，視朱子學爲推動此文藝復興運動的動力。他說：

朱子學作為此文藝復興之先驅，大大地振奮、感化了人心。以之為興動德川時代哲學思想的主體，應不為過。<sup>34</sup>

從上述可知朱子學對日本學術風氣的影響頗深，鍾彩鈞在〈現代日本學者有關中國朱子學研究之概況〉文中引子安宣邦的說法<sup>35</sup>，說明日人之所以研究朱子學，乃因朱子學有助於提高哲學思考能力，進而與西方哲學交流，創造新的世界哲學的意義。其實，也再次肯定陳淳著作對日本學者思想的影響。

### （三）歐美

歐洲人士在十七世紀的開始注意到朱熹思想。這是因為當時天主教傳教士在中國對翻譯 God 為「上帝」的問題發生爭執，對於「天」的解釋，也有不同意見，於是開始研究理學思想。<sup>36</sup>

<sup>31</sup> 記載於山田慥齋：《闍齋先生年譜》中。轉引自子安宣邦：《朱子學與近代日本的形成》（「東亞朱子學的同調與異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6年2月10日、11日），頁1。

<sup>32</sup> 東京明德學會，1939年。

<sup>33</sup> 《玉山講義》附錄跋，1672年，保科正之輯，共四卷。

<sup>34</sup> 見於井上哲次郎：《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序論》（東京：富山房出版，1905年），頁3。該書乃井上近世儒學史三部作之一，較其他兩部作《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1900）與《日本古學派之哲學》稍晚。

<sup>35</sup> 鍾彩鈞：〈現代日本學者有關中國朱子學研究之概況〉，收於黃俊傑主編：《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日本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1999年），頁333-379。

<sup>36</sup> 孟淑慧：《朱熹及其門人的教化理念與實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出版，2003年），頁28。



其中，陳榮捷可謂在歐美的中國理學推動者。由於陳榮捷長期在美國教授中國哲學，並翻譯重要中國哲學典籍，對增進研究朱子有重要貢獻。陳榮捷曾發表多篇有關中國宗教與哲學的論文，此外，在1960年，《大英百科全書》加「王陽明」一條，由陳榮捷執筆，此後六年他為《大英百科全書》撰寫「中國哲學」長篇及儒家、道家、理學等篇，其他百科全書「中國哲學」諸篇，也幾乎全由陳榮捷執筆，他被歐美學界譽為介紹東方哲學文化思想至西方最完備的當代大儒。1980年譯評陳淳的《北溪字義》，正式將陳淳思想傳入歐美。此外，美國教授John Allen Tucker<sup>37</sup>對陳淳的《北溪字義》也有深入的研究，他曾比較過流傳至日本的朝鮮版《性理字義》的條目，與德川早期的日本哲學辭典《聖教要錄》、《語孟字義》、《弁名》的有關部分目錄做一比照、對勘，並從整體架構到具體內容安排上的一致性方面，探討了陳淳對於這些辭典的影響，也造成日本學者對理學的接受和反應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

## 結語

本文討論陳淳的影響與他人對其評價，並不限於中國歷代，隨著陳淳的著作傳至海外，理學也因此超越了民族的界線。綜合歷來對陳淳的評價，歸納其成就有以下幾點：

其一，朱陸門戶之爭，多半是由北溪而決其瀾的。細考當時實情，二派雖爭鋒激烈，但都只從具體的問題出發，對朱陸二人學術性格並沒有做人為論斷。陸九淵被視為心學之祖，朱熹則被描繪成宋代理學之集大成者，這當然都是後人因其爭論而生之蓋棺論定，並不能反映當時人的共識。元代朱陸和會情形流行下，對陳淳的批判難免不夠允當，其護衛師門羽翼之功，確實不容忽視。

其二，就《北溪字義》一書，歷來褒多於貶。有學者認為該書鑽研文字訓詁，或是並無創見，而只是完全繼承朱子等理學家的學說。其實，陳淳乃在前人的基礎上，或修改或繼承，並加入己見。而且，該書對於理學重要範疇的整理，可謂條理分明、綱舉目張，使後學初入理學之門而從容自在。並且影響至海外，除了譯成韓、日、英等國的文字外，也對日本哲學辭典，甚至今日中國哲學辭典造成不可忽視的影響與貢獻。

綜上，可知陳淳歷代評價以及海外影響。同時，透過此一論題的研究，不但具有時代意義，也兼含國際視野，對於朱子學的傳播，也提供了線索可尋，從陳淳的思想伴隨朱子學著作傳播國外來看，藉以爬梳其影響與貢獻，並對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予以肯定。

<sup>37</sup> 著有“Pei-his's Tzu-I and the Rise of Tokugawa Philosophical Lexicography”,Columbia University,1990.此外，尚有“Chen Beixi,Lu Xinagshan, and early Tokugawa Philosophical Lexicography”,Philosophy East & West,Volume43,Number4.October 1993,b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